

招呼语“吃了吗”的历时演变和生成机制

陈 怡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上海 200234

摘要: 关心类的招呼语“吃了吗”在元、明至清中期用例甚多,且存在多种变体。本文对“吃了吗”及其变式进行历时与共时语料检索,发现其在句型上,主要以动词性非主谓句为主,句类上,尤在元明清出现了不同的疑问句形式;而情境泛化、受事具化为其成为招呼语做出语用准备。“吃了吗”在语境假设、明示-推理交际和最佳关联原则中,进一步生成为招呼语。

关键词: 招呼语; 历时演变; 关联理论

Diachronic Evolution and Generative Mechanism of Greeting “Chi Le Ma?”

Yi Chen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use cases of “chi le ma” in the greeting of concern from Yuan Dynasty to the middle of Qing Dynasty, and there are many variants. This paper makes a 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 corpus search of “chi le ma” and its variants, and finds that it is mainly verb non subject predicate sentences in sentence pattern, and different interrogative sentence forms appear in sentence types; The generalization of situation and the embodiment of patient make pragmatic preparations for it to become a greeting. In the context hypothesis, ostensive-inferential communication and the best relevance principle, “chi le ma” further becomes a greeting.

Keywords: Greeting; Diachronic evolution; Relevance theory

一、“吃了吗”的历时演变

“吃了吗”是一个传统的招呼语,常凯(2013)指出,关心类问候语“吃了吗”在元、明至清中期用例甚多,本文就先秦至清代的702种文献进行穷尽式调查统计,以关键字“吃/食”与语气词“耶、邪、乎、软、哉、焉”作同句检索。以下主要就其形式和语用特点进行归纳。

(一) 形式表征

“吃了吗”历时变式的形式主要表现在句型和句类上。

1. 句型方面

“吃了吗”口语性高,在书面记载中主要出现于对话中。如:

(1) 膺大悦,引坐谓曰:“卿欲食乎?”融曰:“须食。”(晋·无名氏后汉书(周天游辑注))

(2) 一人问之曰:“疮痛乎?”曰“然。”即传药。

曰“食乎?”曰“然。”即进膳。(隋唐五代·新唐书卷二二二下 列传第一四七下)

(3) 话说宝玉留柳湘莲吃饭,刚放筷子,贾兰进来。宝玉教他见了湘莲,又问他:“吃了饭没有?”贾兰说:“还没呢!”(清·红楼梦影 第八回)

例(1)句为动词性谓语句,(2)(3)均省略主语,为非主谓句。从话语交际和表达的角度来说,后两例也可认为是零句。

从先秦至清代,“吃了吗”变式的动词中心发生了从“食”到“吃”的转变。在句型上,“吃了吗”变式主要以动词性非主谓句为主,主语渐隐。

2. 句类方面

元以前的例子较少,元明清随着宋以后说书行业以及清代方言小说的出现,大量口语内容在书面呈现,在这一时期主要出现了三种疑问句的“吃了吗”变式。

A. 疑问句

a. 是非问句

(4)〔贴〕道姑，你有这等本事，在街坊上抄化也生受，何似在我府中吃些安乐茶饭如何？〔旦〕若得如此，感恩非浅。（元·琵琶记 第三十五出）

(5) 古人有言曰：‘衣欵！食欵！曾不尔即。’（汉·韩诗外传卷九）

例（5）是搜寻到的最早用例。是非问句是“吃了吗”的历时变式的主要形式，其构成是：V + 语气词（或上升声调），表疑问的语气词有“欵”、“乎”等。选择和正反问句出现于元明清。

b. 选择问句

(6) 道人曰：“吾乃骷髅……”殷洪大喜，请马元上帐坐了，“请问老师吃斋，吃荤？”道人曰：“吾乃吃荤。”（明·封神演义 第六十回）

c. 正反问句

(7) 谢氏连忙拾起来，又陪笑道：“……你吃了饭不曾？可要弄饭给你吃？你喜欢吃甚么菜？我去烦隔壁王妈妈来。”（清·九命奇冤 第五回）

正反问句是选择问句的特殊形式。在例（7）中，“吃了饭”和“不曾（吃饭）”是问话人给出的正反两个选项。元明清时期还有“吃了饭没有”的形式。

B. 陈述句

(8) 随后娘姨小妹姐抬着饭碗进房，说：“请坐歇，先生来啲吃饭。”随手把早晨泡过的茶碗倒去……（清·海上花列传 第六回）

清代出现了“吃了吗”相关的陈述句，这类表达属于邀请类言语行为的前置语列，我们认为这是伴随“吃了吗”本身招呼功能，进一步发展出的言语行为。

(二) 语用表征

“吃了吗”的历时变式在使用情境中泛化，受事对象也出现了具化的倾向；前者是“吃了吗”成为招呼语的语用基础，后者是其功能分化的表现。

1. 情境泛化

弗思（Firth）从社会角度观察语言，将语境分为由语言因素构成的上下文（context）和非语言因素构成的情境上下文（context of situation），本文的情境泛化指的是后者。

(9) 史进便入茶坊里来，拣一付座位坐了。茶博士问道：“客官吃甚茶？”史进道：“吃个泡茶。”（清·水浒传 第三回）

在例（9）中，殷洪与道人初次见面，询问对方吃荤还是吃素，“吃了吗”变式在初相识的情境中被选用。

清代，行业内的“吃了吗”招呼语使用广泛，如例（9），店家询问客人吃茶的选择，问话发生在陌生的关系

间，没有饭点的时间限制。

因此，招呼语“吃了吗”变式在行话中大量使用，个别情况出现在初次相识的情境中，可见其从私域泛化到了公域，实现了一定的情境泛化。

2. 受事具化

文献中，受事成分均位于动词“吃”后。宋元以前，在招呼语“吃了吗”变式中，谓语“吃”（或“食”）后的受事宾语大部分省略。“宋元明清是中国饮食文化的鼎盛时期”^[1]，在文献记载中，动词“吃”后面出现更丰富和具体的受事成分。

(10) 韩生居别墅半载，腊尽始返。……向女曰：“食饘否？”女惧，不敢应。（清·聊斋志异 卷五）

在语料中出现的受事成分还有如“安乐茶饭”、“净面”、“茶”、“酒”等，受事的具化，使“吃了吗”具有话题化倾向。

从先秦到清代，“吃了吗”变式在句型上，主要以动词性非主谓句出现，句类上，尤在元明清出现了不同的疑问句形式；而情境泛化、受事具化为其成为招呼语做好了语用准备。

二、招呼语“吃了吗”的生成机制分析

下文从“吃了吗”的回应类型角度，用关联理论解释招呼语“吃了吗”的语用生成机制。

(一) 回应类型

以下将随机选取100句“吃了吗”相关对话进行分类统计：

表 2.2 招呼语“吃了吗”的回应类型及占比

有回应		无回应
招呼式	延伸话题	
52/100	47/100	1/100
(12) (饭后散步、邻里相见) 甲：你好朋友！ 乙：你吃了吗？ 甲：(点头)	甲：萍妹晚上好！ 乙：巧姐好！晚饭吃了吗 甲：在外面，刚回来，正在煮饭。	甲：快去吃饭哦。 乙：准备去食堂，你吃了吗？ 甲：你快去吃吧！

表 2.2 中，前两类回应方式的占比相近，曲卫国、陈流芳（2001）指出汉语招呼语的话题具有开放性，在一定语境中，很容易变成会话的话题，即招呼语的话题具有开放性和可转换性。本文发现，对“吃了吗”还存在不回应的情况。

(二) 关联理论的解释

关联理论的创建者 D.Sperber 和 D.Wilson 指出其目标在于“确认植根于人类心理中的、能够解释人们彼此如何交际的一种内在机制”^[2]。招呼语“吃了吗”的回应是听者就问话完成的心理推理，就关联理论的观点，分别从以下三个角度分析“吃了吗”的生成机制。

1. 语境假设

Spearer和Wilson(1986/1995)指出在口语中交流信息时,语境的构成是将新信息与一个恰当选择的背景(旧信息)的假设相结合的结果,新旧信息交替构成动态语境。在关联理论中,言者期待得到的假设是关联的,新旧信息在言者和听者的交际中不断调整,直到双方达成一致交际意图。

(11)……

甲:吃了吗?

乙:刚刚吃完饭了……现在出去吃西北风……

Vlad Žegarac & Billy Clark(1999,下文简称Ž&C)指出表达命题、会话含义等都可以作为明示交际的对象,且这些明示内容不是基于字面义产生的。下面我们为甲乙设置语境假设,由此推测乙可能得到的会话含义。

语境假设:两人的对话在线上聊天室进行了几轮。

对话发生在饭点。

甲准备去吃饭。

命题表达:吃了吗?

会话含义1:甲询问乙是否吃饭的事实。

含义1:甲准备去吃饭。

含义2:甲转换话题,结束上一个话轮的话题。

含义3:甲希望结束与乙的对话。

……

话轮中间的“吃了吗”存在许多不同于前文的会话含义。如果我们不改变语境中的其他假设,将语境假设改为“甲已吃完饭”,那么含义1、3也会随之更改。可见,语境的构建在“吃了吗”对话中起动态调整的作用。

2. 明示-推理交际

在关联理论中将话语理解视为明示-推理交际的过程,明示是指明显的信息行为,听话人的推理是关联理论交际观的核心。明示-推理交际的意图包括:

(a)使得互相显明(manifest)的交际意图;

(b)使得一系列假设显明或者更加显明的信息意图。

听者能否成功回应招呼语“吃了吗”,有赖于言者能否使得听者认知概念中的事实显化。在个人认知概念中,“什么是显化的概念,明显比什么是已知的概念要弱得多”^[9],显化的概念依赖语境。

在表格语例(12),乙从双方会面的语境和甲的语码信息中得出说者打招呼的交际意图,用“吃了吗”招呼回应。汉语招呼语具有话题开放性,甲以点头(副语言)回应“吃了吗”,既回答了乙的问话,也将“吃了吗”仅作为招呼语终止了对话。有趣的是,由于甲理解了乙的招呼意图,因而不论事实如何都倾向于肯定回复。

3. 最佳关联机制

交际双方在相互的认知环境中存在的两个问题,言者怎么确定听者会如何理解自己的话语,以及听话人怎么决定听话人的意图。S&W(1986a)对人类口语交际中关于最佳关联理论的设想是:

1)听话人理解说话人的语句所耗费的努力是足够的;

2)说话人表达的话语是与之能力和偏好最关联的。

(13)(一姑娘帮我吆喝着喊出了长发矮汉子刘小力)

矮汉子仰天笑了一声,招呼我,“来吧来吧,你怎么摸这来了吃了吗?”

“吃过了,我吃过了。”我边进屋边连声说,“您吃您的。我路过这儿,进来看看……”(王朔《玩的就是心跳》)

在例(13)中,交际双方是旧识,关系不明确。矮汉子询问“吃了吗”是出于礼貌的招呼问话,“我”面对这一情境,给出的回应是肯定性的重叠式“吃过了”。听者“我”对问话给出是非性的回答,在语境中所需要花费的努力都是最少的。

参考文献:

- [1]陈文华.宋元明清时期的饮食文化[J].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04):12-17.
- [2]张亚非.关联理论述评[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2(03):9-16+80.
- [3]常凯.魏晋南北朝至今小说文本中的汉语招呼语及其演变[D].暨南大学,2013.
- [4]何自然,新编语用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 [5]何自然,冉永平.语用学概论(修订本)[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
- [6]索振羽.语用学教程.第2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 [7]祝畹瑾.新编社会语言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 [8]张谊生,现代汉语[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 [9]Sperber,D.&D.Wilson.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M].Oxford:Blackwell.1995:41.
- [10]曲卫国,陈流芳.汉语招呼分析[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3):116-124.
- [11]张亚非.关联理论述评[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2,(3):9-16.
- [12]Vlad Žegarac, and Billy Clark. Phatic Communication and Relevance Theory: A Reply to Ward & Horn[J]. Journal of Linguistics, vol.35,no.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p.565-77.